

吐蕃“钵阐布”考论

王 尧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本文据历史文献及碑刻资料, 对吐蕃职官制度中的“钵阐布”一职进行分析, 明确了“钵阐布”一词的藏文对译, 并探讨了该官职的职务、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作用和历史背景。

关键词: 吐蕃 “钵阐布”

(一)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以进士擢第, 于宪宗元和二年(807年)被召入翰林为学士。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直到元和十年(815年)召为太子左赞善大夫, 在朝廷任职。其间, 主要任务是为朝廷起草文件(包括以皇帝名义或以地方长官的名义), 时不时地给皇帝提个醒儿。在他起草的文件中有四封信收在《白氏长庆集》中, 《文苑英华》、《全唐文》中都有收录。

在四封信中有一封《敕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 其中提及三件大事: (1) 关于归还唐方安乐、秦、原三州事; (2) 商量再一次议订盟约事; (3) 要求归还陷蕃已故官员郑叔矩的遗体 and 还活着的官员路泌事。见原信(附录一)。

在这一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提到“钵阐布”这一特别的官称, 其身份是“沙门”, 也就是出家僧人, 职务官位是“吐蕃宰相”。在文件中, 皇帝称赞他的优点是“器识通明, 藻行精洁”, 其品德又是“真实合性, 忠信立诚”, 其才干“能辅赞大蕃, 叶和上国”, 对其具有佛教徒的身份的特殊性, 且握有实力, 既赞美又鼓励: “宏清净之教, 思安边陲, 广慈悲之心, 令息兵甲。”

大理寺卿刘元鼎作为会盟的特使(821—823)亲自到了吐蕃, 而且到了逻些(拉萨)。他在记事体的文章《使吐蕃经见记略》中也明确提到这位钵阐布的特殊地位。他记录了会盟典礼的盛况(见附录二)。

钵阐布会盟时立于台上, 与赞普在一起, 而其他大臣在台下, 地位不同。歃血时, 钵阐布以出家人的原因并不参与。

《新唐书·吐蕃传》下云: “元和五年, 以祠部郎中徐复往使, 并赐钵阐布书。虜浮屠豫国事者也, 亦曰钵掣逋。”看来, 这封赐钵阐布书就是出自白居易的手笔。

白居易的诗《新乐府·城盐州》中还提到: “蕃东节度钵阐布。”

陈寅恪先生认为：“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乃乐天在翰林时所草。盖城盐州时，钵阐布尚未为吐蕃宰相也。”（《元白诗笺证稿》，191页）。其实，也有可能不是一个人，也可能某一个沙门（如娘·定埃增）以钵阐布身份出任东道节度使。

(二)

钵阐布（钵拏逋）究竟是谁，藏文的对音是什么？

唐蕃会盟碑右侧“大蕃宰相等和好登坛立盟官僚名位”的首席“同平章兼理内外国政大沙门钵阐布允丹”，就是这位出家人的官职和姓名都明确的有汉藏文对音：bkav chen po la gtogs te phyi nang gnyis la dbang zhing chab srid vdzin pa ban de chen po dpal chen po yon tan。钵阐布可能是 dpal chen po 的汉语对音，ban de chen po 则是大沙门的音译，他出身于勃阑伽（bran ka）家族。藏文史书上习惯称他为勃阑伽·拜允。

《赤德松赞赞普修建噶迥多吉央寺的盟书》（《贤者喜宴》）128页～131页），立誓者名单：

王妃立誓者：没庐氏墀姆勒、琛氏嘉萨勒姆赞、觉惹氏赞嘉。

小邦王子立誓者：外甥吐谷浑王都杰布希库波尔玛迦吐谷浑可汗、工布王噶尔波芒波杰、娘地小王尊墀波。

大小参政大臣立誓者：

钵阐布（chab-srid bkav la gtogs ba）：班第占迦云丹（也就是勃阑伽·拜允）、班第娘·定埃增。（《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汉译本第163页）

看来，钵阐布作为吐蕃首席官员也就是大论（blon chen）位居第一，所以能领队参与和主持与唐廷的会盟。两位钵阐布的出身家族是不同的，后一位班第·娘·定埃增的历史见于《谐拉康碑甲》（《吐蕃金石录》107页～118页）。

勃阑卡·拜允的下场很惨（《王统世系明鉴》第25章）。“国王如此尊崇佛法，贝达那巾等邪臣大为不满，商议毁灭佛法。有人说：‘不杀国王不能毁灭教律。’有的人说：‘即使杀掉国王，王子臧玛及大臣甄卡贝吉云丹二人也爱佛法，教律仍不能破坏。’于是商议先除王子臧玛及甄卡贝吉云丹（即勃阑伽·拜允）二人，再杀国王之计。他们贿赂各国卜算的官员，让他们同声宣扬：‘出家的王子臧玛住在此地，有碍国王阳寿，并且败坏国政。’于是将出家的王子臧玛流放到贝卓门地方。此后，贝达那巾又进谗言于王说：‘大法臣甄卡贝云丹与王后交绕妃贝吉昂楚二人私通。’于是无辜的大臣被降罪杀戮。”（《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3章汉译本第180页有更详尽的描写）李方桂教授曾经写过《钵拏逋考》，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2年第23本下册，443页～446页）。

捷克的约瑟夫·柯尔玛斯（高马士）教授有一篇论文《白居易致吐蕃当局书》的汉译文（阿沛·晋美译）发表在《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认为钵阐布可能是 ban de chen po，也可能是如 dpal chen po 的对音。但是，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专称。从现有

材料看,有钵阐布头衔的至少有两个人:娘·定埃增和勃阑伽·拜允。

(三)

下面讨论一下钵阐布的历史作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设立这一官职?王族或是戚族大臣拥兵自重,时有反意,与王廷发生严重冲突(如噶尔家族被剿灭一事,见《拨川郡王碑文考述》、《达扎路恭记功碑》等),王廷转而依靠佛教,以求自保。钵阐布之设当在赤松德赞赞普去世的政治危机中逐步成为现实。

钵阐布在大相位置上干了些什么呢?主动向唐廷示好,要求和唐朝能够恢复和平的环境,主动表示愿意放弃占有的唐廷的秦、原、安乐三州的土地,以示诚意(《赐钵阐布书》可以证明)。与唐廷再一次缔结真正的和平的盟约,其最终实现可以看作是吐蕃朝野上下在钵阐布推动下的结果,《唐蕃会盟碑》所载的内容可以证明。为了实现和平,归还和交换被俘虏和留滞人员,使长期分裂的家庭团聚,营造祥和的气氛(郑叔矩和陆泌二人是高层的代表人物)。

以上措施对改善唐与吐蕃的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在吐蕃内部,确立佛教作为指导政治思想具体措施、兴建寺庙、翻译佛经、出家人免服兵役,不出征打仗,而且又定了七户养僧的制度,使佛教成为吐蕃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支柱。

这些措施在钵阐布的指导下得到了贯彻和实施,人民大众松了一口气,吐蕃王室也稍稍安定了惊魂,而军事贵族却大为不满,因为这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于是,一股暗流在吐蕃汹涌地增长,这就出现了后来谋杀了赤祖德赞,扶植朗达玛上台,从而发展为“灭佛”的事变。

余 论

唐和吐蕃的关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由两代公主缔结了婚姻的纽带,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融洽和平的局面。但是,吐蕃的贵族也就是掌握着重兵的部落领袖们,一直在觊觎唐朝的丰富的物资和财富。当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组成以吐谷浑党项为主的羌浑军队,以20万之众,“兵马大下,直驱腹地”,占有了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全线,一度打进了京城——长安,大肆掳掠财富、妇女,吐蕃的将领发了大财。在以后的肃宗、代宗、德宗三位皇帝近三十多年中,这批吐蕃军队一直在广大的唐朝京城的西部、北部出没,这也就是吐蕃的军事贵族贪欲恶性的发展时期,也是唐与吐蕃之间关系最为困难的时期。这一批吐蕃军事贵族,不管是王族还是外戚,都以向唐廷进攻掳掠人口和财富来满足个人的私欲。因此,唐和吐蕃之间没有和平,人民过着十分痛苦的生活。

钵阐布之一曾经在盐州一线担任过吐蕃东道节度使,对于当地的实况有所了解。所以,当他回到吐蕃本部不会忘记他所知道的痛苦经历。作为佛教徒,不可能对人民的伤害闭眼不见。这使钵阐布一旦掌握了政治实权就会作出改善唐蕃关系的决定。吐蕃的军事贵族为了个人的私欲,向唐朝发动的进攻给双方的人民带来了苦难,得利的仅仅是他

们自己，与吐蕃赞普一方并没有实际的利益。因此，在钵阐布掌握了政治实权以后，就会向赞普建议改善和唐朝的关系，化干戈为玉帛，以会盟表示诚信，重新恢复早期的和平、友好的局面。我们从历史上清楚地记得，吐蕃赞普往往在战战兢兢的情况下登上王位，摆脱险恶的政治阴谋和血腥的谋杀诡计，依靠幼年的师保（就是后来的钵阐布）护持下才能摆脱危险。赞普赤都松设计剪除王室贵族噶尔氏，手握重兵的钦陵兵败自杀。钦陵的弟弟赞婆、侄论弓仁率领七千帐的兵力投唐。后来军事贵族末氏、董氏又一次阴谋叛乱被赞普抄灭。同样的事件屡屡发生，赞普王廷对这些贵族的无法信任，就转而依靠出家僧人来辅政领导吐蕃的政权。这就是钵阐布得以担任首席大相的根本原因。

附录一：敕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论与勃藏至，省表及进奉具悉。卿器识通明，藻行精洁，以为真实合性，忠信立诚。故能辅赞大蕃，叶和上国，宏清净之教，思安边陲，广慈悲之心，令息兵甲，既表卿之远略，亦得国之良图。况朕与彼蕃，代为舅甥，两推诚信，共保始终，览卿奏章，远叶朕意，披阅嘉叹，至于再三。所议割还安乐秦原等三州事宜，已具前书，非不周细，及省来表，似未指明，将期事无后限，必在言有先定。今信使往来无壅，疆场彼此不侵，虽未申以会盟，亦足称为和好，必欲复修信誓，即须重画封疆。虽两国盟约之言，积年未定，但三州交割之后，剋日可期，朕之衷情，卿之志愿，俱在于此，岂不勉欤。又缘自议三州已来，此亦未发专使，今者赞普来意，欲以再审此言，故遣信臣，往谕诚意，即不假别使，更到东军，此使已后，应缘盟约之事。如其间节目未尽，更要商量，卿但与凤翔节度使计会，此已处分，令其奏闻，则道路非遥，往来甚易，颇为便近，亦冀速成。更待要约之言，皆已指定，封疆之事，保无改移，即蕃汉俱遣重臣，然后各将成命，事关久远，理贵分明，想卿通才，当称朕意。曩者，郑叔矩路泌，因平凉盟会，没落蕃中，比知叔矩已亡，路泌见在，念兹存没，每用惻然。今既约以通和，路泌合另归国，叔矩体骨，亦合送还，表明信诚，兼亦在此。其论与勃藏等寻到凤翔，旧例未进表函，节度不敢闻奏，自取停滞，非此稽留。昨者，方进表函，旋另召对，今便发遣，更不迟回。仍令与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徐复，及中使刘文瓌等同往，其余事宜，已具与赞普书内，卿宜审于谋议，速副诚怀。兼有少信物赐卿，具如别录，至宜领也。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附录二：元鼎踰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芩蔚。户皆唐人，见使者摩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耄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过石堡城，崖壁峭竖，道回屈，虏曰铁刃城。右行数十里，土石皆赤，虏曰赤岭。而信安王祗、张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独虏所立犹存。赤岭距长安三千里而赢，盖垆右故地也。曰闷惧庐川，直逕娑川之南百里，臧何之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桤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赭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

衣其衣，死以旌勇。殉死着座其旁。度悉结罗岭，凿石通车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馆。臧河之北川，赞普之夏牙也。周以枪纛，率十步植百长槩，中割大帜为三门，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门，巫祝鸟冠、虎带，击鼓。凡入者搜索乃进。中有高台，环以宝楯，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蛟螭虎豹，身披素褐，结朝霞帽首，佩金镂剑。钵掣逋立于右，宰相列台下。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盟坛广十步，高二尺，使者与虜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掣逋不歛。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水为饮。与使者交庆，乃降。